

老照片

第六十七辑

一战华工的足迹 张建国 张军勇

单骑闯天下 张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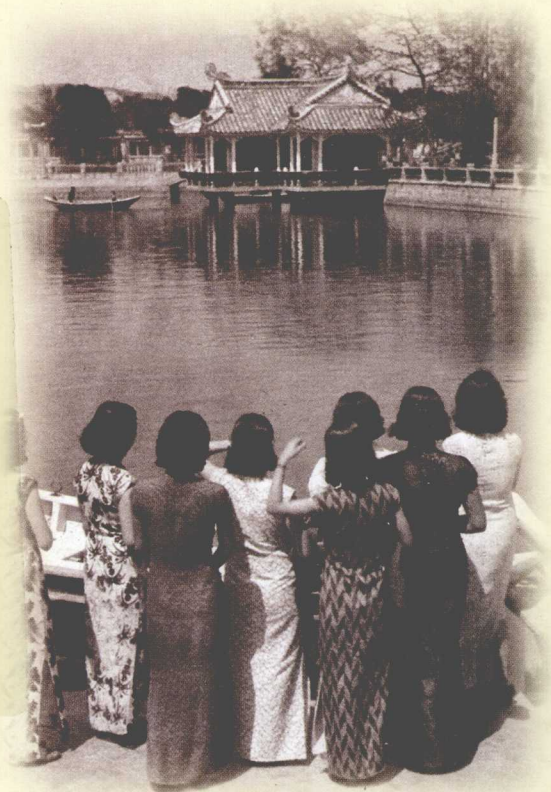
我的两次串连 谢其章

江青秘书谈江青 阎长贵 向继东

田家英和他的母亲 曾自

晚清禁卫军首领最后一次出洋考察 徐家宁

与时俱进的旗袍 赵小弟



山东画报出版社

目 录

张建国 张军勇 一战华工的足迹 1

一战期间,十四万华工背井离乡,驰援欧洲战场,在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张博道 单骑闯天下 25

作者从十二岁开始骑摩托车。这一爱好,成就了作者一生的事业……

谢其章 我的两次串连 43

参加过四十多年前“大串连”的作者,今天仍然跋涉在茶下的人生道路上……

刘光生 我亲历的农村“一打三反” 56

阎长贵 向继东 江青秘书谈江青 63

曾 自 田家英和他的母亲 85

千万万

个母

斗了一

生…

汤晓明 木炭,几十年的文明人物作明 90

徐家宁 晚清禁卫军首领最后一次出洋考察 … 93

赵海成 日军的梦魇 99

冯忠宝 日军轰炸上海北站 115

已经发黄的历史照片,默默地提醒着我们,不能忘记历史……

兰鹏燕 1957年的记忆 120

作者之所以记录下这段家事,是因为它

折射了特殊年代的一段历史……

张耀珈	我的家庭老照片	125
	作者希望：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的健全 与完善，上代人的辛酸故事，再也不会重 演……	
胡 剑	我的祖母	132
范 瑾	复旦大学数理系教职员的合影	135
庞守义	间隔三十年的采访	137
赵小弟	与时俱进的旗袍	142
蔡登山	历尽沧桑一洋楼	158
谭金土	1919年的苏州老照片	164
刘巍峰	闲话威海老戏楼	168
冯克力	一种人生感喟	172

封二 载涛的签名照（秦风） 中插 晚清禁卫军
首领最后一次出洋考察（秦风） 封三 身着旗袍
的影星李丽华（赵小弟）

出版人 郭海涛
主 编 冯克力
执行编辑 张 杰
特邀编辑 丁 东 邵 建
美术编辑 王 芳

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品，须经本社同意。



一战华工的足迹

张建国 张军勇

一战期间，十四万华工在中国政府和协约国政府的安排下，背井离乡，驰援欧洲战场。在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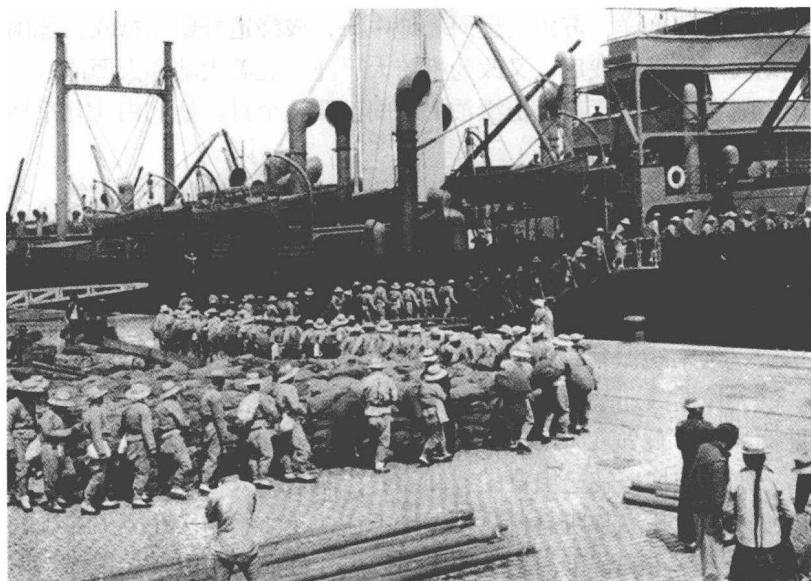
华工赴欧多由威海卫、青岛、塘沽、浦口等地启程走海路。初期主要经印度洋、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或绕道好望角抵欧。德国发动无限制潜艇战后，又改为横跨太平洋、北美大陆和大西洋。无论走哪条线，华工在海上漂泊的时间都要几个月，他们由此几乎环游全球，历尽艰险。

抵达欧洲后，华工立即被送往战况最为紧急的法、比前线，交由英法军队支配，另有约一万名法招华工被美军借用，并有少数华工被送到中东、北非和巴尔干半岛。在工作安排上，法招华工多被安排到后方军工企业或与国防有关的民营企业，但中国参战后，华工也经常被派往前线；而英招华工则几乎被全部投放到前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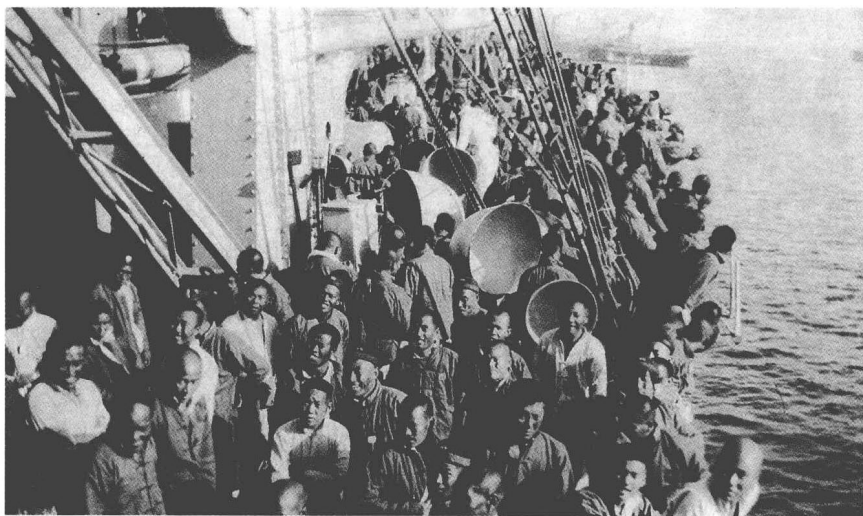
无论前线还是后方，华工从事的都是最艰苦、最繁重的工作，挖掘战壕、修筑工事、野战救护、战地通讯、掘埋尸体、清扫地雷、筑路架桥、解运粮草、装卸给养、制造军火、森林伐木、开采矿山……但凡战争所需，几乎无处不往，无所不为。在战火纷飞的欧洲，无休止的苦工、恶劣的生活供应、疫病工伤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刻威胁和剥夺着这些中国青壮的生命，“不在前线做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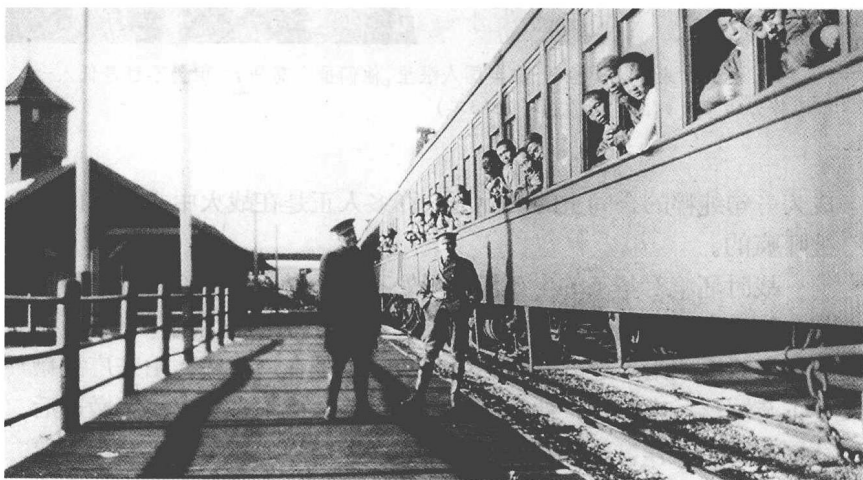
旅途中的华工拆除帐篷,重新启程。(摄于1918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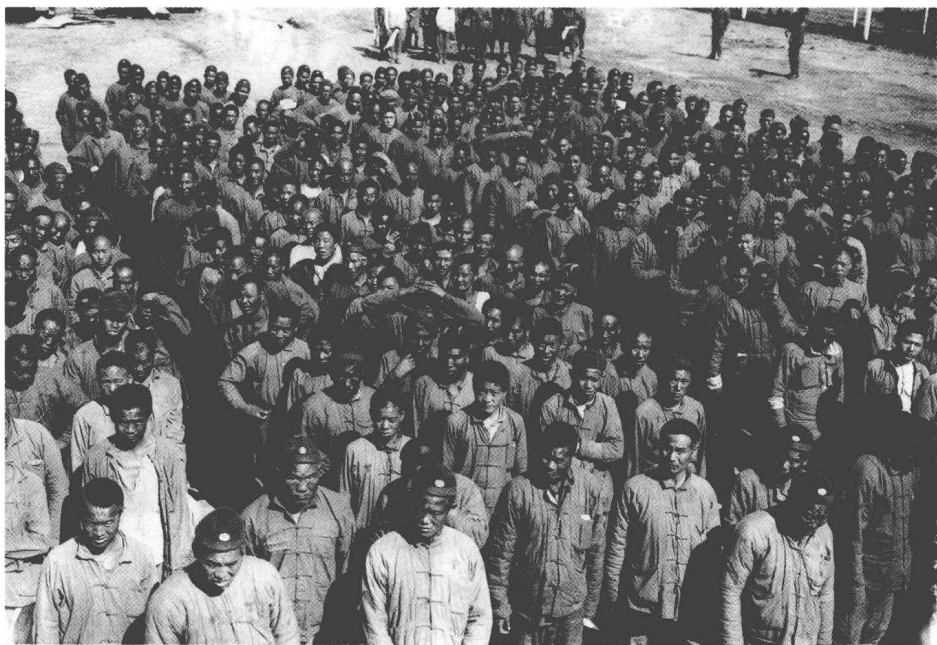
华工自中国口岸登船赴欧。(摄于1918年)



甲板上的华工。他们将经地中海抵达法国。(摄于1917年)



运载华工的专列沿途停车时，华工须始终蜷缩在车厢里，不准踏上月台一步。火车一直开到终点站的轮船边，下车后就直接上船。



华工编队结束后接受检阅。在英国人眼里，他们虽人高马大，但仍不过是低人一等的苦力和不成熟的儿童。（摄于1918年）

成为一句纯粹的合同上的书面语，许多人正是在战火中或死或伤或被吓疯的。

战时环境对华工的生死考验无处不在。时任第十三营翻译的张邦永回忆道：我们挖战壕的地方已在敌人步枪射程之内，有些地方与敌方战壕相距不过五十码，因而实际上是在最前线。山东广饶籍华工蒋鉴秋后来回忆，他所属连队营地曾被德军占领，德军撤退后在厨房埋下炸弹，他们回来做饭时，当场被炸死二十多人。山东博山籍华工孙干在日记中记载，清扫战场时，他们经常会捡到德军遗弃的工业酒精，为纾解劳困，不少人便误以为酒而喝下去，就此中毒身亡。对现代兵器的好奇，同样也会令华工付出生命代价。比如



罗纳化工厂的华工在鲁西荣地区修铁路。华工语言不通，水土不服，饱受虐待。据法国努瓦耶勒居民回忆：英国人抽着马鞭监督他们工作，中国人被当地人认为是俘虏。

在搬运炮弹、手榴弹时，因好奇而牵引炸弹引线，结果一拉出来就被炸得魂飞魄散、血肉横飞，许多人就此莫名其妙地命丧欧洲。战争结束后，华工又承担起清扫战场的重任，不少人因触雷或未引爆的炸弹而伤亡，为欧洲战后重建付出生命代价。更有许多华工在掘埋尸体或抬运伤兵时，精神遭受刺激。英国军方为此建起专门的疯人院，后来便成为他们死后的墓地。综合各类史料记载，对华工威胁最大的还是德军飞机的轰炸。起初，当德机来袭时，那些从未见识过这种新鲜玩意的华工往往聚拢成堆看光景，当铺天盖地的炸弹落下后，一切都变了，不被炸死，也会被吓疯。英国华工军团总部所在地的努瓦耶勒镇的索莉夫人就曾见过这样被炸疯的华工，很多



山东淄博籍华工高庆霖(右一)在里昂兵工厂用轨道车运木料。2008年,高庆霖的后人看到前辈这幅劳作场景后,感慨万千,喜极而泣。



搬运子弹箱。华工装卸能力与效率之高,在战时欧洲有口皆碑。英国陆军部档案记载,曾有十几名华工在二十分钟内将一车二十吨货物一卸而空。

年后，她仍然牢记他们奔逃时发出的凄厉嘶喊：“Sinimama Sinimama”，尽管她从未明白过绝望中的他们到底在喊什么。然而当那些幸存回国者同乡里人谈起这些战地往事，却被看成是骗人的鬼话：这世上能有那么厉害的东西？！

为了战争需要，英法对所招华工身体素质要求相当高，其体检严格程度如同英法的新兵入伍检查，淘汰率有时高达百分之六十。经过严格筛选和军事化训练，华工个个身强力壮，可负重任，其工作能力与效率之高，在战时欧洲有口皆碑。战时英国陆军大臣、首相劳合·乔治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华工个个强壮如牛，你会吃惊地发现有些华工夹起重达三四百磅的一大块木材或一捆卷铁板仍能健步如飞，好像这些重物轻如普通石块一般。”英国陆军部档案记载，华工搬运能力特强，曾有十几名华工在二十分钟内将一车二十吨货物一卸而空，并有二十四名华工在三小时内将一百二十吨糖堆砌完竣。在欧洲战场，华工也表现出超强的学习适应能力。英国记者韦克菲尔德就曾注意到，原本对各种工作茫无所知的华工，在短时间内，就能迅速学会制造水泥、枪弹，修理甚至驾驶坦克、汽车等现代器械。他由衷地赞誉道：每一位华工都是顶呱呱的多面手，能忍难忍之苦，工作风雨无阻、冷热不惧……善于学习，对英国远征军的各项工作需求，都能应付自如。

在险恶的战时环境里，华工也显露出临危不惧、骁勇善战的秉性，以其智慧乃至生命书写了众多传奇故事。1917年德军进攻西线主战场之一的法国皮卡第时，正冒着枪林弹雨抢修战壕的华工仓促间拿起铁锹与德军冒死搏斗，直到援军赶到。在这次战役中，一位华工营英国军官身中毒气，无法动弹，周围华工立即围住这位军官，并用手中的工具同冲入阵地的德军搏杀，等援军赶到时，华工已大多战死。1919年6月6日，在马克宁附近的北京通州籍华工王玉山以智勇冒死扑救一座军火库火灾，避免了一场可能严重爆炸的特大事故。战争中，许多在阵地附近服役的华工也竭尽所能自愿救助伤兵，令其深受感染，有人就此写道：华工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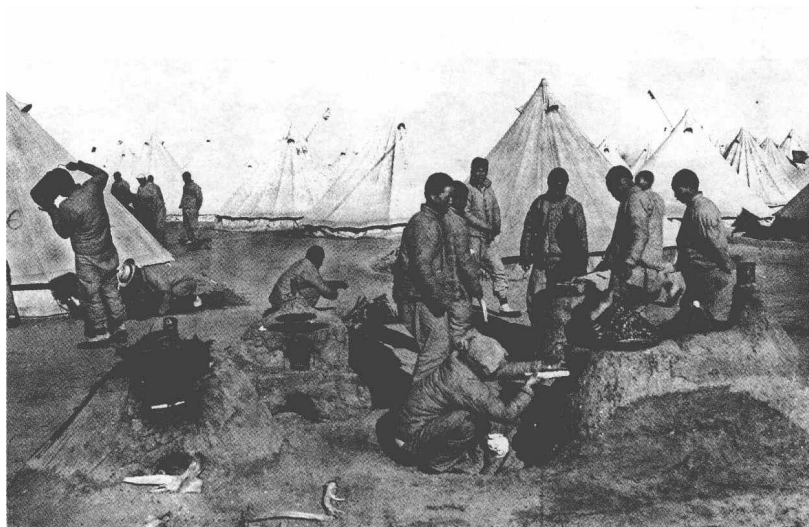
华工在劈木块。英国《泰晤士报》战时报道：华工可以整日堆积和拆卸木料而不觉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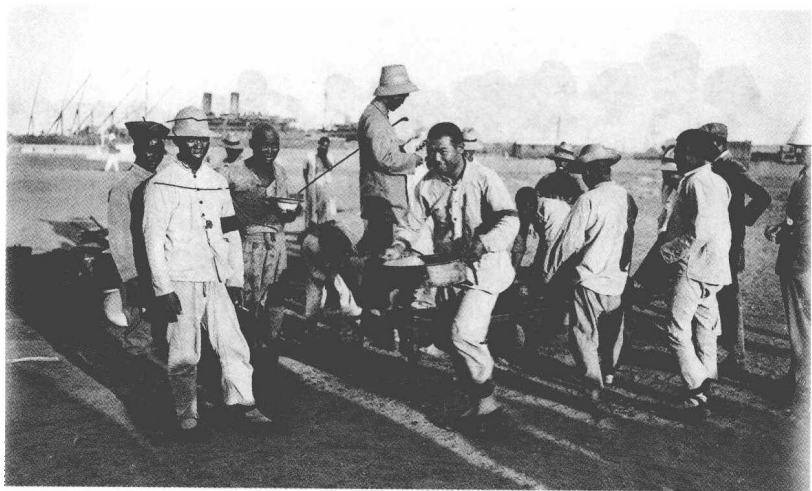
华工在拆除战场上的铁丝网。战争结束后，华工又承担起清扫战场的重任，不少人因触雷或未引爆的炸弹而伤亡，为欧洲战后重建付出生命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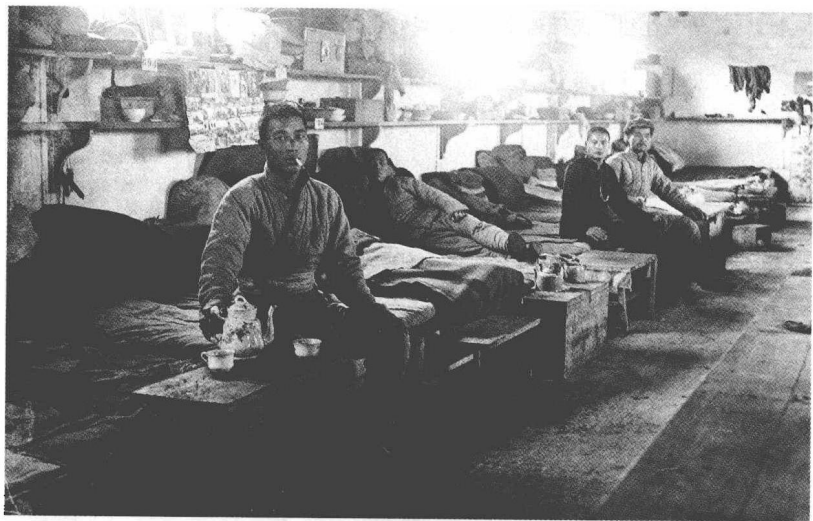
华工在营地内领饭。因战事艰难，农业歉收，当时法国实行食品管制，加之管理者克扣勒索，华工往往不能得到按照合同规定的饭食。



华工在埋设土灶，自烹中国饭食。



中国农民最懂得知足常乐，只要有一口饭吃，他们就会安安稳稳地干活过日子。



华工在萨尼特-凡斯火药厂宿舍内。据中国驻法公使馆保工委员李骏调查：华工宿舍内仅配备草褥、草枕和毛毡，既缺乏中国人习惯盖用的棉被，也未能足量供应毛毡，素有裸睡习惯的华北劳工为此经常遭受挨冻之苦。



1918年11月27日，法国克雷西林场的华工劳作间隙演练中华武功。

我们一样善良。

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华工一般都是多才多艺而且适应性强”。在对所有外国劳工进行正式评估之后，英国陆军部认为“华工是所有外国劳工中最优秀的……大多数华工都能熟练地工作或者说能很快掌握工作技能，而且他们一直都在铁路、兵工厂和坦克车间高效率地工作”。甚至有军方人士预测“这些来自中国山东的华工移民将在一战历史上享有崇高地位”。英国议会也承认“华工比其他有色种族的劳工担当了更大的风险”。战争结束后，英国殖民大臣曾专门致电威海卫当局，称“威海卫倾全体之力招募的华工军团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英法所招募的不仅是华工，还有来自欧洲



1918年1月27日,法国克雷西林场的华工在英国教官指导下练习西方拳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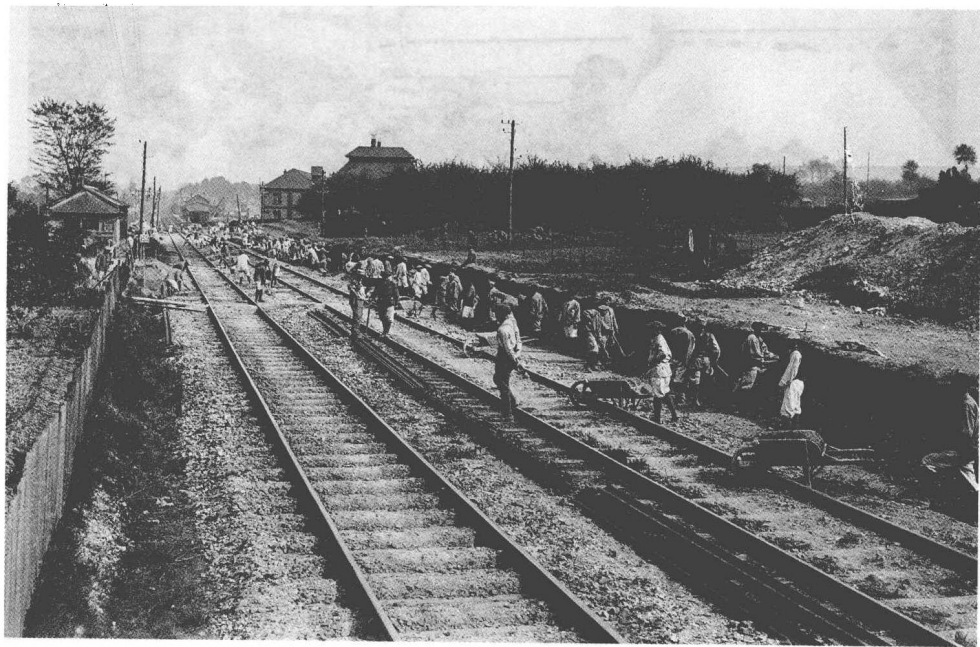
及其各自殖民地的劳工,但能得到如许好评的,并不多见。华工当然受之无愧,但也为此付出了至少三千人抛尸他乡的惨重代价。

英法招工旨在为其赢得战争效力,因而自受雇之日起,华工就由军方予以军事化管制,英国管理下的华工尤其如此。曾赴威海招工的英国军官莫尼克·戈里曾观察到,“在华的西方人,尤其是通商口岸的西方人……在谈到中国苦力时,总认为他们是一群毫无思想的挣钱机器,除了食物和金钱外别无所求,而忘记了劳工间也有尊严,也有亲情”。不幸的是,英属华工营的军官大多都是这样一群带有种族主义情结的旅华侨民。在他们眼里,华工不过是低人一等的苦力和不成熟的儿童。譬如,从威海带工出发的汤姆·布瑞森的理念就是:你对中国佬越好,他们越不买你的帐,因而决不能善



1918年2月11日，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人员为华工诵读新年贺词。

待。其治下的华工过着相当严格的军营式生活，不得拥有平民服装，不得进入各种咖啡馆、酒吧，不得使用英国人的厕所，每日收工后大多被限制在营地内，人身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形同囚犯。平日里，动辄恶语相向，拳棒相加，待如猪狗；出现纠纷，往往不问究竟，轻则体罚毒打，重则开枪弹压。更有甚者，这批本为依民事合约招募而来的普通民工，却要受制于英国军法。战争期间，至少有十名华工被军法处死。据法国努瓦耶勒居民回忆，“在英国人马鞭的监督下，他们每天都在工作，中国人很快被认为是俘虏”。法国北部洛桑格雷的阿尔弗雷德老人追述起当年的情景时说，“他们的工作十分艰苦，却受到鄙视。人们甚至不允许他们离开居住的营地，到外面与当地交往”。不堪残暴的华工时常逃到法国华工营



华工在拓建安吉和奥梅尔之间的铁路。

做工，而英军不自反省，反倒诉诸更为严厉的管制，甚至要求欧洲军民“不要和中国人说话”。

著名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先生战时曾作为翻译前往法国为华工服务，对英国人的种族主义态度深有感触，“法国人对华工较少种族歧视，态度也较民主，对手下的华工也更关切，英国人则相反，他们总是刻意维护军官及白种人的尊严与优越感”。而在索莉夫人的记忆中，英国人对华工实施的虐待和体罚程度，连二战期间德国的盖世太保也是望尘莫及的。更有甚者，当开战时，英国军官经常不事先通知那些毫无作战经验的华工而自行逃跑。1917年圣诞节前夕，正在阿拉斯挖战壕的第十三营华工突遭德军坦克进攻，英国军官未下撤退命令便自行逃跑，华工们被迫自行